

抓住研究靈感經驗談

曹仕邦

——以自己最初三篇史學論文
如何發現題目與研究過程中如何破解難題為例(上)之一

可是如何運用？由於初涉佛教史，更未學過梵文，一時茫無頭緒，但問題總得設法解決，論文纔寫得下去啊！

一日因找史料而翻閱《高僧傳》，看到其〈譯經篇〉所記西方來華並主持翻譯的外國法師底名字，如「曇摩難提，此云法喜」、「曇摩耶舍，此云法名」、「曇柯迦羅，此云法時」、「達磨般若，此云法智」、「佛陀什，此云覺壽」、「浮陀跋摩，此云覺鎧」、「佛跋陀羅，此云覺賢」、「求耶跋陀羅，此云功德賢」、「求那跋摩，此云功德鎧」等等。察知「曇摩難提」等是梵名的音譯，而「法喜」等是中文的義譯，因而推知：

曇摩 (Dharma) 有曇柯、達摩等異譯，而漢義都是「法」。
佛陀 (Buddha) 有佛馱、浮陀等異譯，而漢義都是「覺」(按，此字應譯「覺者」)。
跋陀羅 (Bhadra) 的漢義為「賢」。

跋摩 (Varman) 的漢義為「鎧」。
求那 (Guna) 的漢義為「功德」。

據此，知道古時翻譯者們對佛家名相的譯出原則是：每一個梵字不論是單音節還是多音節，譯音之時，照原來音節配以漢字；而義譯之時，則不論梵字有多少音節，只要它是一個「字」，便儘量以僅一個漢字來譯其義。除非中文方面找不到僅用一個字已能表達梵文原義，纔不得已用兩個字或以上(如「求那」之譯作「功德」)。而漢字譯義的選擇，豈非說明了訓詁學對譯經的重大作用？於是把問題解決了。

研究河西佛教的歷史，僅遇到上述一個難題嗎？當然不是，下面再舉一個例子。

稍涉佛教史與中西交通史的人，都知道東晉釋法顯自述西行求法經過的《高僧法顯傳》(一般通稱它「佛國記」)《中述及航海經歷是海洋史的重要史料。而航海是顯公的歸途，他跟十多位華僧啓程時是走通過河西走廊的陸途的。據《佛國記》所述，顯公等啓程於「弘

始二年，歲在己亥」，弘始是後秦國的年號，其二年相當於東晉安帝隆安四年（四〇〇），而其年的干支是「庚子」，弘始元年（三九九），方屬「己亥」，故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法顯等跬步於「弘始元年」。

然而筆者卻發現《佛國記》說法顯等自後秦國首都長安（今陝西省西安市）出發之後，先到在今甘肅南部的西秦國，他們在此國「夏坐」。然後經南涼國（在今青海西寧一帶）進入北涼最初一個都城張掖，遇上「張掖大亂，道路不通」，他們只好在張掖「夏坐」，夏坐之後進入西涼國，由西涼國主資助，出玉門關入沙漠西邁。因此勾起筆者對他們西行始於何年的疑問。因為「夏坐」必然是佛教一種制度，而且要在夏天實行。法顯等實行了兩次夏坐，也就是經歷了兩年方離開中國本部而西邁。

「夏坐」是什麼？當初也是茫無頭緒，後來想到既可能是佛教的制度，那麼應該向指導出家人行為的律典方面找答案。果然找到了解答。

原來「夏坐」又稱「夏安居」，這制度之興，緣於印度夏季蟲蟻滋繁，沙門若出外遊方，或會不覺而踐殺牠們。加上時為雨季，多水潦之害，遊方恐遇不測，故寧可到寺院閉戶靜修，反獲進益。又安居分前、中、後三種，「前安居」始於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六日，為期

三月，而「中安居」則為了準備給有事不及參加的沙門留一地步，故自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五日每一天都可以開始安居，亦以滿九十日為度。「後安居」則始於五月十六日，倘使不能在這一天開始夏坐，則全年不能再行安居，而這沙門也失去一年的出家年資。

「夏坐」是什麼已弄明白了，但倘使不知自長安至敦煌要走多少時日，仍不知法顯等何以要經歷兩個「夏坐」啊！幸好，筆者在研究河西水源靠雪峯溶化的雪水之時引用過《辛卯侍行記》之所述，這部書是清末為官的陶模被貶流戍新疆，其子陶保廉沿途隨侍，並將途中所見所聞寫下而成。書中記下了自北京啓程以至到達烏魯木齊所歷的時日，其中自西安至敦煌的一段，共歷時四十八日。由於陶氏父子是乘馬車西行，跟法顯等行程的緩急相近，由是推算出法顯等若在秋季出發，則不必在西秦夏坐，可見這些法師是在春季出發，其夏坐在啓程的同年。繼之自南涼至張掖，遇上「張掖大亂」，始不得已而留在該地夏坐。西秦至張掖依上述計算是十三日行程，雖然法顯等或在南涼稍作勾留，若無亂事，大可不必夏坐而逕往敦煌，於是知道這次夏坐，在出發的翌年。

那麼這一年張掖有何亂事？據《魏書》的記載，北魏天興四年（四〇一）辛丑（相當於後秦弘始三年），

北涼王段業（漢人）為部屬沮渠蒙遜（匈奴人）舉兵攻殺所取代，除了本年的革命，前後數年間找不到張掖地區發生過《佛國記》所稱的亂事，如此，法顯等反而應該在弘始二年自長安出發，而顯公竟將干支記錯了。

據《晉書》所載，沮渠蒙遜攻殺段業在隆安五年的五月，然則法顯等當時實行的是「中安居」。

筆者所以將第一篇論文的構思與解決難題的經過詳細寫下，因為後面兩篇論文的撰寫，是由這篇研究河西地區的論文所啓發。

再者，論文發表之後，有歐洲漢學權威何四維教授（A. F. P. Hulsewe）撰寫一篇「提要」向學界推薦，這緣於如今「敦煌學」成了中外學界的顯學，而敦煌寫卷與壁畫的產生，關乎河西的經濟與文化底長期發展。而這一發展如何開始，如何賡續，則讀拙作便知，故這位西方前輩樂為介紹。以是因緣，許多非研治佛學的歐美漢學家都知道有筆者其人，這是筆者撰寫時所料不到的收穫，因為其始未想到拙文跟敦煌學有所關連，更非為了取悅「敦煌學」的研究者而執筆。

註：

9. 參前註引拙文頁六十。

善導寺傳授在家五戒、菩薩戒通啓

本寺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，祈禱世界和平，佛法興隆，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，特啓建居家二衆戒會。

一、傳戒日期：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（農曆十月十八日至廿四日）

二、傳戒地點：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二十三號善導寺

三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國曆十一月四日止

四、報名手續：填妥報名單（報名單函索即寄），寄善導寺傳戒會。

五、報到日期：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時至五時

六、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三四五七五八

七、傳真：（〇二）二三九五一六〇六

八、電子信箱：shandaotemple@gmail.com

九、郵政劃撥：〇〇〇二八四四九

十、戶名：淨土宗善導寺